

滇文公录

卷四十五
四十五

滇文叢錄卷四十一

雲南叢書集部之八十八

序跋類二十一

施氏族譜序

施有奎

施氏系出姬姓春秋魯惠公子施父其元孫以高祖字爲氏曰施伯是爲受氏之始本吳興郡其後分散散居江南應天府曰自強者明洪武十四年從征南將軍傅友德征雲南遂世爲滇人居昆明官渡里國朝康熙末我五代祖培元始遷會城南負郭珠市橋五代祖以上世傳不可得而記已自五代祖以及高曾祖考名諱墳墓班班可考爰與從父兄浚明謀立宗譜宗五代祖宗五代祖者五代祖始遷會垣重始遷故宗之也或曰譜者普也序世譜事資周普宗五代祖而遺其前代可謂譜乎余曰唯唯否否不然紀錄者必徵其信故書自唐虞易首伏羲史記本紀則自黃帝始蓋自寅會生人以來歷四會四萬餘千年至於伏羲始作書契前此之事已不可載所可載者以年計之不過十分之一耳余讀書幸舉於鄉而家譜不立可乎不可且余家舊無宗譜記載全無不斷于心裁寸義可爲而不爲將聽此而終已乎抑將俟其考證詳明而後修乎俟其考證詳明而後脩則終無可脩之日矣及身不可知則

將舉而俟之子孫子孫不可知則子又將舉而俟之子孫又將舉而俟之孫愈荒愈遠而愈不可知且並其近今之祖若考而亦放失焉則余不且重得罪與上無昭祖宗之靈使得食後世之報于無窮下無以示來茲使知祖考所自出不孝不慈孰有大于是乎仿易書史記例載其所可考者宗其所可知者載之于編揆諸禮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之義當復不謬或無以難迺立斯譜首世表次紀誌次墓圖次行寔爲寫本家置一冊而序其作譜之意如此

穆清堂詩鈔序

施有奎

詩一藝耳童而習之白首而不見其涯涘則豈非聰明才力冠絕等夷之士固不能精其詣歟聰明才力冠絕等夷之士何時蔑有而卓然成一家言者或數十年而一見或數百年而始一見則何地蓋管論之百工技藝卑賤之役莫不有法法之一失則其傳遂寢廢之削鐮扁之斲輪班之爲爲庖丁之解牛千載之後竟成絕藝無有紹者其事則是其法則非也然慶扁班丁之術不見於後世而詩教絕而復興慶扁班丁削之斲之爲之解之之法不存而古人之詩具在也專一之士因其跡以追其神由其時以考其遇神而明之而古人秘密不傳之蘊奧於是乎在我而不在彼故時

能於古人義法屢更之後別開徑蹊又豈特紹陳法而已石屏朱君小園深於法者也所著詩話四卷綜論百家得失灑灑數萬言蓋自漢魏以來逮乎今茲源流正變詳說言之矣故其所自爲詩一以義法爲宗而雄渾高老直偁大家信近今未易之奇才也小園年纔四十餘而以詩名垂三十年語詩者無智愚皆取正小園小園亦孜孜不倦接引恆如不及歲乙酉小園自麗江來應鄉試不售大府徵入志局留昆華爲久問途者日以衆小園結社以進同人後生小子有蒸蒸日上者而余亦適從小園學詩故識小園獨深而因得序其集小園無書不讀古今文皆其所長其困於場屋非文之咎也究令以詩校士小園亦豈能持古法與今之世爭勝負哉

張天船詩集序

施有奎

張星柳字天船原名星源余與之生同里少同學長同年兩人議論不相下然常不能作一日離即余棄儒治生商賈天船猶過從無虛日及天船西走麗江爲銅冶雨人遂不相合然未常不日冀其合也甲午八月既望之夕太和友人電余曰天船在關以疾卒語其弟速來經紀烏乎天船沒矣悲哉天船狂士也其生平雖奇窮而志節不屈常恣睢傲慢以陵轢一時不可意雖尊貴唾罵無稍顧惜人亦以此忌之故

其窮益甚然至於其詩則莫不心折也余常與天船言凡人之能文章者必有真性情其上者皆秉道據德賢聖之徒次亦是非不能搖利害不能奪特立不苟之士其或曠達清高耿介孤僻狂直疎放剛愎褊急拗強之夫亦各有所成就而總非委靡隨俗者所能天船詩之雄健適肖其人豈不以此歟天船既能詩然其矜惜不多作其作者大都書院社中之作居多亦抑境遇使之然也令天船稍稍能自存活雖不獲用於時而優遊林泉一意於詩其造詣當不止此然亦足以傳矣天船無子息其沒也余心痛之不能忍急欲刊其詩以見於後其妻兄朱小園聞余言而於其家索得三卷畀余余觀之皆天船所手訂者喜滋甚遂付梓人烏乎天船於是爲不沒矣余又何悲

唐書方鎮表書後

施有奎

孔子因魯史作春秋有事有義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春秋而後唯史記得其義法史記六國表叙周秦之間周之所以亡秦之所以興歸咎於六國之專橫其曰及田常殺景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攻戰矣意深哉唐書方鎮表論諸鎮專地弄柄合則連衡而叛上不合則以力而相并以馴

至於亡國而無一語致慨于天子命討之不行知罪其下而不知罪其上知兵爲將有之非法而不知將爲君有而不克有之失政則有事無義矣韓詩汴州亂二首一傷無伯一傷無王猶是春秋之筆爲史而有事無義秉筆者當復有誅賞之權哉

褚武烈公家傳書後

施有奎

余同學褚君春壽以其乃祖武烈公家傳示余且曰是前上之史官者余受而讀之嘆曰是惡足以見公耶公之德在人心其功在人耳目至今父老能言之而子孫有所不知何也遺其細而語其大略其智而張其功是惡足以見公耶爰書其大略以歸之使之世掌以爲家乘焉公將才也方咸豐七年省城戒嚴公聞警自貴州將兵來援取道會理與游擊何有保都司趙德昌兩人兵會公乃謂之曰我三人不當同時並進三人當交爲前鋒今日我爲前鋒何公趙公繼其後明日何公爲前鋒我與趙公繼其後又明日趙公爲前鋒我與何公繼其後如是焉相與更迭而進議定聯軍衝突節節爲營奪北路入城既入城何有保恃功驕恣無出戰意諸將所帶兵丁搶劫營門殺傷無虛日公患之集諸將謂之曰盜賊滿野而我輩縮城中示怯也公等畏死宜且守城中吾獨出與之一決勝負諸將怒曰誰畏死耶今日我等悉出而

則宜留城中諸將悉出公閉門不內諸將在外久進退無所于逞乃各將兵回籍趙
德昌回貴州何有保回馬龍公獨支危局有川勇結會謀作亂將有日矣公麾下人
改裝束入會于夜分收其軍械勒兵擒殺之內訌既除公開北城門聽民貿易而終
日臨北城樓鎮壓之士卒有估買估賣門囂逞凶者輒擲刀城下收斬之賊來交易
亦弗禁然亦無敢凶黷或其義民因獲厚利得食賊有求入城者取其佩刀于城門
遣兵尾其後刻時出還其所佩刀民出入印墨章於項爲記經宿盥洗忘去其墨章
幾而不內邀保乃得入夜則巡視六城敵袍羸馬緩轡而行從以五六人遇竊民間
一草一木者于馬前擒斬之有小兒啼曰捫裙老爺來則噤不敢啼其嚴憚如此大
府與回紇議和許割南城內民舖東自按察司街口以下西自糧道街口以下者與
之司道且具文用印矣公曰令彼來吾祇有殺耳賊懼不敢入和議未成總督張亮
基大不安於公以二千人授公攻迤西公臨行請于楚雄設糧台籌軍餉以濟亮基
漫應之而囑公至楚雄殺其楚勝堂高天澤公師行至楚雄天澤先已聞亮基囑公
言閉城不許公入公謂其守門者曰吾之此來將與之計議軍事若慮驚擾百姓吾
行隨帶左右數人入城往見天澤天澤伏兵匿屏後覘公舉動公陞堂不見天澤乃

因其衆示以守禦之方剴切詳明天澤於屏後竊聽之爲之感動心折疑盡釋伏不果發公出遇武弁某告之曰楚城不守矣吾告之以守禦之方若輩似不經意者汝多作巨繩圓徑寸修二丈一端施橫木城破之日置北城堞令繩向外俾民縋城而逃公遂前進公用兵如神所至響應進兵雲南驛杜文秀大恐求救於掌教馬德新德新嗾馬如龍破楚雄襲其後公聞報分兵回援城已陷公日夜鏖戰以槍手二十人爲一隊輪班上下戰方酣而杜文秀已悉出精銳分道突竄公守將不能支告急羽書十數聞公乃撤師返顧至賓川上辛村糧盡援絕從前諸反正州縣已復從逆是時公所將兵才一二百人公猶力戰不已陣亡創僅餘數人無有去者或勸公逃公曰吾行伍出身官至極品無逃理回顧猶子在後曰汝速行以存宗祀猶子弗從公拔佩刀督之行已而被戕

金石三例書後

施有奎

右金石三例曰金石例元潘耒撰曰墓銘舉例明王止仲撰曰金石要例國朝黃梨洲撰三先生之用心可謂勤矣顧余以爲文章有義有法而無例銘志與史傳大同小異述功德紀才性表技能不認不濫足以信今而傳後風世而勵俗斯爲體要

自餘姓字官伐族出妻妾子姓姻黨卒葬年月死所墓地或備書或不備書輕者略而不書缺者不得書不可因是以爲例至若族屬親故本來不書而或因事而得書又皆其義之當然何可限量又況夫禮時爲大上古之禮異乎中古中古之禮異乎今世時王之制遞變遞新必一一舉而例之來世無窮王芑孫所謂罄南山之竹未足書之者也韓子當六朝繁縟浮靡之後挺然特出一振宗風叙事提要鉤元有春秋之義法取以爲式洵屬不謬然究其體要不過如所自言謹嚴二字足以盡之例云乎哉

陳母周太宜人六十壽序

施有奎

光緒十有六年庚寅陳君小圃自黔以書致余曰今年十月六日爲榮昌母周太宜人六十初度太宜人秉節立孤以教以育俾榮昌兄弟克有成今榮昌幸博祿養適值太宜人週甲之辰擬稱觴慶祝以慰太宜人心之而祝嘏有辭願得吾子文以爲太宜人壽越數日復來書曰太宜人以黔中飢誨榮昌移稱觴之費賑貧民是爲壽之大者榮昌謹受教不敢違壽不舉辦矣而吾子之文則必欲得也以余與小圃兄少庚聯姻十餘載于太宜人之賢見聞較熟即無小圃言亦將樂道其善況其書

之再至者乎余之與少庚聯姻也有宿緣焉方余應丙子鄉試聽點龍門外逮少庚小圃石階上玉筍雙標望之若神仙中人不知誰氏子聞陳氏三君有一門三叔度之譽者殆其人歟一時凝睇出神思得同號及入闈與小圃同號少庚自他號送食物來余方炊爨而問之陳其姓知是所聞者飯後思尋小圃與談而小圃下簾矣是科余領鄉薦丁丑余在京邸得家音有陳氏三公子字曰少庚者因媒氏來求婚何如余報曰可是公子在陳家爲佳兒在吾家則爲佳婿矣遂定而未知太宜人之賢也迨四女弟作嬪後登堂叩謁太宜人淑氣迎人知爲福相自是過從甚密見其母則慈而子則孝母則惠而子則順一門之內和雍祇肅而後知少庚小圃松樵之賢有自來也太宜人四德具備贈公庚圃父歿於東川府教授任所時滇中方亂家無擔石之儲太宜人勤苦作針黹以撫諸孤郡人知與不知莫不聞其賢及亂定歸來少庚小圃松樵讀書巡撫某公署某公欲以其女公子妻小圃冰人爲太宜人言之太宜人曰此子已聘東川呂氏女矣冰人再至授某公意退呂氏婚太宜人不可是時太宜人方處困約日用饔飧不繼窘違其意而不敢貪戀其富貴所謂好德者耶一日有王氏長公子持乃翁信一函白金百金來開緘視之二百金也他日作謝啓

少庚稟太宜人當以何數還報太宜人曰來書二百金亦二百金若使爾師知其乾沒百金則椎心之痛矣余在側聞之深歎服以爲難及太宜人德充於內處貧窘不見其虧處榮華不見其盈柔順中正其福澤正未可量今雖松樵不祿而小圃以名翰林爲貴州學政少庚以亞魁考取史國館膳錄供職在京方興未艾其食報當與歐母後先輝映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雖路人皆知其然不足爲太宜人榮余所望于少庚小圃者願愈加勉求爲不朽之業以顯其親則所以壽太宜人者不在百齡而在千秋矣是爲序

童芹生暨龔婦人七秩雙壽序

施有奎

童芹生封君與余交三世矣封君昆明人其先榮清公明季自江南游宦來滇遂家焉世商業至翁寬以銀冶起家致富國變後上下通用銀元歸造幣廠鑄封翁改設金店遂獲鉅萬號素封封君生平篤于親友于弟信于朋友爲鄉閭所稱境遇既饒效封翁之爲人行諸善事凡地方善舉能盡心者盡心能盡力者盡力遇親友中之困乏者加意體恤無微不至晚年篤信元理朝真拜斗寒暑無間德配龔婦人亦善繼姑志拜佛誦經衆善奉行民國十三年三月初五日爲封君暨龔婦人七秩雙

壽親賓兩黨擬稱觴上壽謀於封君封君曰需費幾何曰千元封君曰當茲百物踊貴民窮財盡之時窮人衆多而我以千金爲一日飲食讌會之樂非所以承先德垂後昆也子姓繼請封君曰舉行壽禮大開筵宴必多傷牲禽之命因吾之生而戕物之生吾不忍爲也吾德薄能鮮幸託天之福既富且壽宜小心抑畏以答天庥茲際七十初度之期適逢春旱兩月不雨貧民謀食維艱可捐萬元以四千元市米爲臨時放賑之需以六千元分交同善堂體仁堂盡心社等處置產以固其基礎壽不舉辦也余時忝充體仁堂協理聞而趨之曰是足壽矣孔子曰仁者壽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封君滿腔惻隱時時以濟人利物爲懷至不願爲壽願留慈善于人間其生之機正未有艾不必祈天永年而固已祈之矣爰序其事如此以誌盛德且以爲封君壽

讀唐高祖紀

吳昌南

天下大寶也有天下之大功者享天下之大寶雖子可以讓諸父父不可以讓食諸子也反是則生亂唐高祖以子世民功即位立建成王世民玄武之變建成及元吉亂世民掩而殺之襲爲太子君子曰太宗之過過在建成而實在高祖何則唐之

天下秦王之天下也建成安得而有之然則建成之立非乎曰高祖常欲立世民矣奈固辭何世民之讓非乎曰讓美德也讓而禍不讓則禍且速夫安得而咎之然則禍卒不可弭乎曰治世立長亂世立功高祖宜斷以大義固立世民封建成而外鎮之骨肉之釁庶無自起矣嗚乎建成能忌世民之爲臣民獨不能忌世民之爲君乎世民能除建成之難內獨不能除建成之難外乎吾知元子出封怏怏就國挾冢君之說結奸回之黨以逞不軌之謀而爲世民者樂得興師問罪致快夫管蔡之誅觀於待其發然後討之之言則險情著矣烏在其能相容哉然則奈何曰高祖之天下建成得而窺伺之世民之天下建成不能得而覬覦之令高祖受禪之初人情洶洶舉未定之神器歸諸太宗則開創之鴻業建成莫能與其力即必不敢垂其涎而兄也良臣弟也明君相朝上皇前雍雍家人禮美何如之惜乎高祖貪九年之踐阼致一身爲厲階同氣操戈張皇無策卒使赫赫英主竟被弑兄之惡名故曰太宗之過過在建成而實在高祖也

沈仲明先生暨德配六旬雙壽序

張桂輪

治民折獄之事三代尙已兩漢六朝以迄唐宋元明類不乏聰明果決愷悌慈祥者

傑出乎其間然而或失則苛或失則縱求其如張季如于公如尹翁歸徐有功之流
仁而能斷兼享遐齡實不可多得今於沈仲民先生復覲之矣公本之江望族以孝
友詩書世其家性溫厚和平與物無忤然氣度凜然不能干以非禮幼時即懷遠志
年逾弱冠遂涉江海歷沅湘遨遊金馬碧雞間既乃留意申韓之學仍折衷於孔孟
用贊襄大府刑幕凡所規畫悉中機宜大府倚以爲重以致四方郡州縣吏爭欲延
公上坐聘無虛日公亦應其所求常探智囊付之大抵皆利民惠人之術無所刻
深當是時或謂公必存自滿之心也而公則毫不矜伐且愈讓抑此其襟期之高曠
爲何如乎先是公以從戎功屢膺大吏保薦由少尉洊州別駕以至今職曾歷署羅
次縣縣尉副官村縣丞舊衙坪經歷旋樞宣威州釐務兼理州牧良法美意指不勝
屈其尤著者公蒞舊衙坪時境內多客籍居民爲永北廳所轄嘉道以來每值考試
之年廳人輒起而撓之致不獲應試公以爲此非大公之道也且民既久入吾境即
吾民矣何必斷斷分疆界爲因請於大府俾客民輩均得附廳屬應試并懇奏請永
設學額二名客民德之又其地毘連三省人衆五方奸宄不時出沒盜竊者實繁有
徒良民難安枕而臥公虛衷察訪捕緝首要十八名立置之法餘黨遠竄境中遂肅

然深夜無犬吠之驚而四民樂業者俱公之力也及去任民相與肖像祀之至於今不廢豈非德之入人者深耶公之權釐務於宣威興利除弊自矢潔清用能國課贏而商民以爲便其任副官村縣丞缺號膏腴人咸稱羨官斯土者類飽橐盈筐而去公下車誓於正供外不妄取民一錢以爲子孫累惟勤求民瘼不稍休及卸任將歸貧不能就道所部民有以多金爲餽者公峻却之餽者伏地泣以請仍却之如初竟不受吁此即方諸古循吏劉寵項仲山之倫其清德之感人亦足以後先輝映矣公初配黃淑人繼配賀淑人溫恭勤慎與公琴瑟靜好有伯鸞德曜之風哲嗣三人皆金相玉質磊落英多伯仲現同筮仕克紹箕裘於此見天之福公而壽公者洵無涯矣今歲五月爲公周甲懸弧令辰諸官吏戚友同稱觴以祝公壽有問序於輪者輪曰公之賢聲久流播於衆口奚待輪之表揚而後著哉雖然輪與公聚處南陬已兩載有餘矣知公甚確况又忝屬葭莩之誼其何敢辭爰掇公之生平事蹟其德之足以致壽者書厥崖略亦第蠡測管窺之意云爾謹序

祝楊敬典先生八十壽文

楊潤根

壽稟于天者也而培補修攝則養于人者也然而辟穀導引既鄰于荒誕而服丹砂

餌紫芝特藥物以養血氣亦未必盡足延年甚而外則培養內實虧損多欲以傷生
玩物以喪志勞形碎神無益有害是尙得爲全乎人以全乎天者耶則非養之難養
而不得其養之難亦非得其養之難得其養而仍失其養之難吾鄉敬輿先生庶幾
近之先生姓楊氏印汝錫號勵齋生性浩落不受羈紲少從學於堂伯龍波先生博
聞強記龍波先生器之比稍長出繼堂伯飛鶴先生以猶子爲子克敦孝行逮飛鶴
先生逝世家務親操雖課搦三餘而志在千里祇以嗣母寡邁生身父母在堂未忍
作遊子吟耳旣而嗣母及生父相繼棄養幸生母康強諸昆侍奉而字 人尤溫惠
淑慎可以內顧無憂於是泛昆明之池歷瀟湘之路涉荊江黃渡河北走燕趙與其
賢士大夫相晉接使天大其施展則垂鴻樹駿自堪不朽豈區區作百年計哉然而
功名雖滯情懷曠達覽萬里之山川交四方之英俊八周星紀亦足以自適其天矣
及賦就歸來烏堂之養甫終而邊烽四起岩壑輻光越十八年而重觀天日恩榮聖
代典與鄉飲堦庭五桂競秀聯芳前程正未可量八孫繞膝將與荀龍並著先生近
來目力稍減諸孫問安不能悉辨惟審聲點頷而已平居無事曳杖優游日與二三
父老周旋歡洽縱談于里閭間還溯三十年前足跡所經眼見所及數千萬里外歷

歷如示諸掌其于天倫之暢遂人事之遭逢又復何如今則舉終八秩白髮垂頤而貌彌豐神彌暢果操何道哉且夫驕奢淫佚是自戕其天戕固不足以言壽機械變詐闇昧不明是自汨其天汨亦不足以言壽役于財利競逐錐刀貪慕榮寵患得患失是自擾其天擾更不足以言壽先生養精神淡心志絕紛紜之累暢活潑之機自露天倪而自適其天其壽豈倖獲哉夫既不勞形瘁神以薄其所受亦不託名神仙藉重干攝養之術而貌彌豐神彌暢是非稟於天者抑亦養于人者耶亦惟以全乎人者全乎天即以全乎天者引其天年而已而天之假之者正自此永矣

續修嵩明州志序

梁恩明

今天下各直省郡縣凡有學校之地方莫不各有志乘以備載其山川疆域之廣狹風土人情之盛衰俾遊其地者一披覽間而地方之情形洞若觀火不至有文獻無徵之歎然其尤有裨於地方者則莫如忠孝節烈之表揚使頑者廉懦者立以興起於百世之下故前明羅念庵先生謂志書爲地方之命脈者不誣也余于丙子秋秉鐸來嵩聞嵩人士多以節義著訪諸父老索志乘不可得越五年獲藏志八卷於某氏家其書成於康熙季年雖明且盡而雍乾以次不詳余讀之慨然謂嵩人士曰時